



魏鄭公諫錄卷第四

對所居殿隋文帝造



太宗謂房玄齡等曰朕所居殿隋文帝造已  
經四十餘年損壞處少唯承乾殿是煬帝造  
工多覓新奇斗拱至小年月雖近破壞已多  
今為政更欲別作意見亦恐似此屋耳公對  
曰昔魏文侯時租賦歲倍有人致賀文侯曰  
今戶口不加租賦歲倍此由課斂多譬如皮  
熟之令大則薄令小則厚理人當亦如此由  
是魏國大化臣今量之陛下為政百夷賓服

天下已安但須守今日化道亦歸之於厚此  
即是已足也

對周齊末主優劣

太宗謂公曰昨進周齊史看末代之主為惡  
莫不相似俱至滅亡然兩主若為優劣公對  
曰二主亡國雖同其行即別齊主懦弱政出  
多門上下相蒙遂至亡國周主立性凶強威  
福在已亡國之事皆在其身以此而論齊主  
為劣

對平定四方

太宗謂侍臣曰計朕平定四方憂矜百姓雖  
不及前代哲王比湯帝故應萬倍但君臣相  
須事同魚水然魚不得水則不生水無魚則  
廢世有理亂移易風俗終自如舊固知國家  
唯藉臣佐及百姓共相翊戴方得保其尊榮  
公對曰昔楚王召詹何為相何曰唯解修身  
不解理國王又遣使重請何曰未有身正而  
國不理者今遠方慕化並由陛下克己自修  
所以夷狄咸知效命

對刑法寬猛

太宗御太極殿大赦因謂侍臣曰為君極難法若急恐濫及善人法若寬則不肅姦宄寬猛之間若為折衷公對曰自古為政者因時設教若人情似急則濟之以寬如有寬慢則糾之以猛時既不常所以法令無定

對有天下者皆欲子孫萬代

太宗曰朕常思自古有天下者皆欲子孫萬代政化過於堯舜及其所行則與堯舜相反如秦始皇亦是英雄之主平定六國已後纔免其身至于便失其國桀紂幽厲亦皆喪亡

朕為此不得不懼且天下百姓傾耳側目唯看善惡朕豈得不自思之公對曰自古以來人君為難祇為出言即成善惡若人君出言欲聞已過其國即興若出言欲人從已其國即喪古人云一言可以興邦一言可以喪邦正為如此但天下人皆自進於陛下以榮其身若正人即欲以正道輔佐佞人即欲以邪道自媚工巧者則進竒服異器好鷹犬者即欲勸令畋遊所欲自進者不覺為非皆言為是若陛下常守正道則姦人不能自效如關

其路則人人欲遂其心矣太宗曰然

對隋大業起居注

太宗問侍臣隋大業起居注今有在者否公對曰在者極少太宗曰起居注既無何因今得成史公對曰隋家舊史遺落甚多比其撰錄皆是採訪或是其子孫自通家傳參校三人所傳者從二人為實又問隋代誰作起居舍人公對曰崔祖濬杜之松蔡允恭虞南等臣每見虞南說祖濬作舍人時大欲記錄但隋主意不在此每須書手紙筆所司多不即

供為此私將筆抄錄非唯經亂零落當時亦不悉具

對帝王有盛衰

太宗謂侍臣曰觀古來帝王有盛有衰猶朝之有暮皆為蔽其耳目忠正者不言邪諂者日進既不見其過以至於滅亡朕在九重之中不能徧覽天下故布之卿等以為朕之耳目莫以天下無事四海安寧便不存意公對曰自古亡國之主皆為居安忘危處理忘亂所以不能長久陛下富有四海內外清晏遂

能留心政道常如臨深履薄國家曆數自然  
靈長臣等濫當重任今又親蒙誠勗唯知自  
勵敢不盡心

對隋末百姓不自保

太宗曰隋時百姓假有財物豈能自保自我  
有天下以來存心撫養無所科差人人皆得  
營產業守其資財即我所賜向使我徵求無  
已雖數賞賜亦不如不得公對曰堯舜在上  
百姓亦云耕田而食鑿井而飲含哺鼓腹而  
云帝有何力於其間哉今陛下如此含養百

姓可謂日用而不知矣又奏曰昔晉文公出  
畋逐獸碭入大澤迷不知所出其中有漁者  
文公謂曰我若君也道安從出我且厚賜汝  
漁者曰臣願有獻文公曰出澤而受之於是  
迭出澤文公命曰子之所欲教寡人者何也  
願受之漁者曰鴻鵠保大海之中厭而數移  
徙之小澤則必有繒丸之憂龜鼉保淵厭而  
出之淺渚則必有網羅鈎射之憂今君逐獸  
碭入至此何行之大遠也文公曰善謂從者  
記漁者名漁者曰君何以名為君其尊天事

魏真公言卷之四  
五  
地敬社稷固四國慈愛萬人薄賦斂輕租稅者臣亦與焉君不尊天事地不敬社稷不固四國外失禮於諸侯內逆人心一國流亡漁者雖有厚賜不得保也遂辭不受太宗曰卿言是也

對月令蚤晚有

太宗謂侍臣曰月令蚤晚有公對曰今禮記所載月令起自呂不韋太宗曰但為政專依月令善惡復皆如所記否公對曰秦漢已來聖主依月令事多矣若一依者亦未有善但

古者設教勸人為善所行皆欲順時善惡亦未必有此太宗曰月令既起秦時三皇五帝並是聖主因何不行月令公對曰計月令起於上古是以尚書云敬授人時呂不韋止是修古月令未必始起秦代也

對讀書善事

太宗問曰朕比讀書所見善事並即行之都無所疑至於用人則善惡難別故知人極為不易朕比任使公等數人何因政化猶不及文景公對曰陛下留心政道委任臣等逾於

古人正由臣等庸短不能副陛下所寄若論四夷賓服天下無事古來未有似今日者至於文景不足以方聖德公又曰自古人君初爲政者皆欲比於堯舜及天下旣安即不能終其善事人臣初被委任亦欲盡心竭力及得富貴即欲保全官爵若使君臣常不懈怠豈有天下不安之理太宗曰確論至理誠如公言

對弘演內肝

太宗謂侍臣曰狄人殺衛懿公盡食其肉獨

留其肝弘演呼天大哭自出其肝而內懿公之肝今欲求其人不可得也公對曰在君待之而已昔豫讓爲智伯報讐欲刺趙襄子襄子執而獲之謂讓曰子昔不事范中行乎智伯盡滅之子乃委質智伯不爲報讐今爲智伯何也讓答曰臣昔事范中行中以衆人遇我我以衆人報之智伯以國士遇我我以國士報之在君禮之而已何患無人

對懷州有上封事者

太宗謂侍臣曰朕昨往懷州有上封事者云



魏莫言金卷四  
何爲常差山東衆丁於苑內營造即日徭役似不減隋時懷洛已東彫殘人不堪命而畋獵尤數驕逸之主也今者復來懷州遊畋是不得復至洛陽矣夫四時蒐狩旣是帝王常禮今幸懷州秋毫不干於百姓凡上書諫爭自有常准臣貴有辭主貴能改如斯詆毀有似呪詛公對曰國家開正言之路所以上封者極多陛下親自披閱或冀片言可取所以僥倖之士得肆醜詞臣諫其君甚難折衷從容諷動使行之孔子曰凡諫有五吾從諷諫

漢元帝嘗酎祭宗廟出便門御樓船御史大夫薛廣德當乘輿前免冠頓首曰宜從橋陛下不聽臣臣自刎以頸血汙車輪陛下不得入廟矣元帝不悅光祿勳張猛進曰臣聞主聖臣直乘船危就橋安聖主不乘危廣德言不可不聽元帝曰曉人不當如是耶乃從橋以此而言張猛可謂能諫其君者也

對百姓安否

公拜掃還鄉太宗遣三衛二十人從仍借殿中馬三十匹賜物七百段并給傳乘至是還

奉見焉太宗勞之曰今日卿至真可謂喜也  
公再拜謝太宗乃問所經百姓安否公對曰  
百姓咸蒙亭毒之恩並得安居樂業太宗曰  
朕存心愛養不愧古人所未免百姓之言唯  
猶一事耳時桂陽王在座奏稱陛下出遊唯  
將近親左右及給使等何關百姓公曰譬如  
人之故舊有兒子無賴破其產雖不關已然  
心必惡之又曰去冬暮從懷州還有人言陛  
下復欲幸關南在外悉裝束訖而竟不行因  
何有此消息太宗笑曰當時實有此心但畏

卿嗔遂即不去公再拜謝

對守文創業

太宗謂侍臣曰帝王之業草創與守文孰難  
左僕射房玄齡奏稱天地草昧群雄競逐攻  
破乃降戰敗乃服由此言之草創爲難公對  
曰帝王之起必有仁德天下樂推同心協力  
爲物除害天授人與翻爲不難然旣得之後  
志趣驕逸人樂安靜而行役不休人已彫殘  
而哀斂不息有國之弊常由此起以斯而言  
守文則難太宗謂房玄齡曰卿所對不如徵

之切也

對君臣治亂

太宗謂侍臣曰君亂於上臣理於下或臣亂於下君理於上二者苟違何者為甚公對曰君心向理則照見下非若誅一勸百誰敢不畏若僭暴於上忠諫不從雖白里奚伍子胥之在吳虞不救其禍太宗曰必如此也齊文宣僭暴楊遵彥以正道扶之得理如何公對曰遵彥彌縫暴主救理人物纔得免亂亦甚艱辛與聖主嚴明臣下畏法不同日而語

對山崩川竭

太宗謂侍臣曰山崩川竭自古以為災比來水旱不調抑亦由人事公謝曰山有朽壤而崩古人不以為患唯政教有失乃以為災太宗曰然

對隋主博物有才

太宗謂侍臣曰朕觀隋主文集博物有才亦知悅堯舜之風醜桀紂之行然而行事即與言相違何也公對曰自古稱人主之善在有君人之量能任使人智者為之謀勇者為之

戰雖聰明聖哲以黷纒冕旒垂耳目隋主雖有俊才無人君之量恃才驕物所以至於滅亡太宗曰然昔漢武征役不息戶口減半中途能改還得傳祚子孫向使隋主蚤寤亦不至滅亡也

對往歲馬料

太宗曰往歲馬料甚厚今唯料麩三升數年來又放宮人三五千人出准計所費與舊當減半何為往日人多料厚而常足今日人少料薄反以不供何也公對曰往歲所須皆於

百姓取足今日所用皆於倉庫出供所用雖多不擾百姓所以用雖少於往時而供進時有所闕

對古今人同異

太宗問曰今人與古人同耶公對曰人多以古人淳朴今人澆浮以臣量之勢亦相似太宗曰今之人固不及古古之君臣為化唯以百姓心為心近代帝王唯損百姓以適其欲朕今與公等雖不及古然須以百姓為心不得有損於物而自奉也

對慶善樂爲文舞

慶善樂爲文舞破陣樂爲武舞詔公及虞南  
褚亮李百藥等爲之詞太宗謂侍臣曰昔周  
公相成王製禮作樂久之乃成逮朕即位數  
年之間成此二樂五禮又復刊定未知堪爲  
後代法否朕觀前王有功於人者作事施令  
有即爲法所貴不忘其德者也朕旣平定天  
下安堵海內若德惠不倦有始善終自我作  
古何慮不法若遠無德於物後代何所遵承  
以此而言後法不法猶在朕耳公對曰陛下

撥亂反正功高百王自開闢已來未有如陛  
下者也更創新樂兼脩大禮自我作古萬代  
取法豈止子孫而已

對太子師保古難其選

太宗謂侍臣曰太子師保古難其選成王幼  
小以周召爲保傅左右皆賢足以長仁致化  
稱爲聖主及秦之胡亥始皇所愛趙高作傳  
教以刑法及其篡也誅功臣殺親戚酷烈不  
已旋踵亦亡以此而言人之善惡誠由近習  
朕弱冠交遊唯柴紹竇誕然則誕等爲人旣

非三益及朕居寶位經理天下雖不及堯禹之明庶免乎孫皓高緯之暴以此言之復不由染何也公對曰中人可與爲善亦可以爲惡然上智之人自無所染陛下受命自天平定寇亂救兆人之命旋致昇平豈紹誕之徒能累聖德但傳云放鄭聲遠佞人近習之間尤宜深慎太宗稱善

對漢代常以八月選子女

太宗謂侍臣曰漢代常以八月選洛陽中子女姿色端麗者載還後宮此不可爲法然即

日宮內甚多配役之口使其誕乳諸王是非所宜據此論選補宮列理宜依禮公對曰人多惑嬖色乃致敗亂周幽惑褒姒晉獻惑麗姬耽於寵欲廢嫡立庶幽王因此身死遂喪西周獻公身雖獲沒禍延數代嬪御之間所宜深慎

對帝王之興有天命

太宗問侍臣曰帝王之興必有天命非幸而得之也房玄齡對曰王者必有天命太宗曰此言是也朕觀古之帝王有天命者其勢如

神不行而至其無天命終至滅亡昔周文王漢高祖啓洪祚初受命則赤雀來始發迹則五星聚此並上天垂示徵驗不虛非天所命理難妄得朕若仕隋朝不過三衛亦自惰慢不爲時須公對曰易云潛龍勿用言聖德潛藏之時自不爲凡庶所識所以漢祖仕秦不踰亭長

### 對封禪

太宗謂房玄齡等曰封禪是帝王盛事比表請者不絕公等以爲何如公對曰帝王在德

不在封禪自喪亂已來近泰山州縣彫殘最甚若車駕旣行不能全無使役此便是因封禪而勞役百姓太宗曰封禪之事不自取功績歸之於天譬如玄齡等功臣雖有益於國能自謙讓歸之於朕豈似不言而欲自取今向太山功歸於天有似於此然朕意常以嵩高旣是中岳何謝太山公等評議

### 對積德累仁

太宗問公曰朕爲人主實仰止古先帝王至於積德累仁豐功厚利四者朕皆行之何等

優劣公對曰德仁功利陛下兼行矣至於功  
利二善所益居多夫平海內之亂除戎狄之  
害是陛下之功安堵黎元各復生業是陛下  
之利

對賢人出仕

太宗謂侍臣曰夫賢人出仕進則利物榮主  
退則官達名成勤於此事聞之益少唯有見  
惡如崩淫酒是務此皆不學而能是以善人  
常少惡人居多古人稱百年一賢謂之比戶  
金竹竒才常不可得公對曰夫賢人居則善

其身達則兼濟其物是以明聖求之不有懈  
怠

對帝王不能常理

太宗謂侍臣曰朕聞自古帝王亦不能常化  
假令內安必有外擾當今遠夷率服百穀豐  
稔賊盜不作內外寧靜朕喜得此事故共公  
等樂飲此非朕一人之力亦由公等共相存  
輔然安不忘危理不忘亂雖知今日無事亦  
須思慮終始常得如此始是可貴公對曰自  
古以來元首股肱不能備具或時君聖臣即



不賢或遇賢臣即無聖主今陛下聖明所以致化臣等驚蹇不稱陛下所任然臣等雖不堪任用陛下放黜即得若有賢臣但令君不思化亦無所益今天下太平臣等以為喜此由陛下居安思危孜孜不怠太宗曰萬機事重豈得不思豈可語起居郎常書笏上云居安思危朕若不思即向朕道

對加蘭暮罪

太宗與大將軍蘭暮語暮不對太宗怒而繫之後知其聾乃釋不問謂侍臣曰我昨發怒

蘭暮若遂加其罪豈不枉濫公對曰古者帝王多因喜怒遂濫其賞罰今陛下思怒蘭暮遂能却更思省若此心不移四海之福

對陵敬乞貸責所舉

有司奏近臣所薦陵敬乞貸之狀太宗責公等濫進何也公對曰臣等每蒙顧問常具言其長短有學識強諫爭是其所長愛生產好經營是其所短今其為人作碑文教人讀漢書即附託官人迴易求利與臣等所說是實未乖陛下未用其長唯見其短以為臣等欺

委莫公諫錄卷之四  
六  
罔實不甘心

對高麗等三蕃僧求學

高麗等三蕃僧求學至中國遊萊州萊州以聞太宗曰不須遣來此非為學問但覘國家虛實耳公對曰陛下所為若善此等固當取則若不善雖拒蠻夷亦無益也

對可愛非君

太宗曰書云可愛非君可畏非人天子者有道則人推而為之主無道則人棄而不用誠可畏也公對曰古語云君舟也人水也水能

載舟亦能覆舟陛下以為可畏誠如聖旨

魏鄭公諫錄卷第四

魏鄭公諫錄卷第五

或奏公阿黨親戚

或奏公阿黨親戚者太宗使御史大夫溫彥博案驗其事乃言者謬妄彥博奏魏徵人臣須存形迹不能避遠嫌疑爲人所道雖情在無私事亦可責乃令彥博以此旨責公因謂之曰君前後諫爭凡數百條豈以小事損君衆美白今以往不得不存形迹也經數日太宗問公曰昨來在外聞有何不是事公正色曰前日令彥博宣勅語臣何因不作形迹此

言大不是臣聞君臣叶契義體一同未聞不  
存公道唯事形迹若君臣上下同遵此路則  
邦之興喪或未可知太宗瞿然改容曰前發  
此語尋已悔之君不得因茲遂懷隱避公乃  
再拜而言曰臣以身許國正道而行必不敢  
欺負但願陛下使臣爲良臣勿使臣爲忠臣  
太宗曰忠良有異乎公曰良臣稷契咎繇是  
也忠臣龍逢比干是也良臣使身獲美名君  
受顯號子孫傳業福祿無疆忠臣身受誅夷  
君陷大惡家國並喪獨有其名由此而言相  
去遠矣太宗謂曰君但莫違此言朕不忘社  
稷之計乃賜絹一百疋

權貴疾公

權貴疾公每言於太宗曰魏徵凡所諫爭委  
曲反覆不從不止意以陛下爲幼主不同於  
長君太宗曰朕少不學問唯好弓馬至於起  
義即有大功旣封爲王偏蒙偏愛理道政術  
都不留心及爲太子初入東宮思安天下欲  
克己爲政唯魏徵與王珪導我以禮弘我以  
道勉強從之大覺利益遂力行不息以致太

平並魏徵等之力所以特加禮重每事聽從  
非私之也言者乃慙而止

霍行斌告變

霍行斌告變公預其事太宗覽之謂侍臣曰  
此言大無由緒不須鞫問行斌宜付所司定  
罪公曰臣蒙近侍未以善聞而有大逆之名  
罪合萬死陛下曲垂矜照臣將何以自安請  
鞫之尋仍拜謝太宗曰卿之累仁積行朕所  
自知愚人相謗豈能由已不須致謝也

房玄齡考績不平

房玄齡王珪掌內外考績治書御史權萬紀  
奏其不平追案勘問王珪不伏太宗付侯君  
集案之公奏稱無阿私必不可推鞫太宗大  
怒令君集勘當未奏太宗問君集君集奏稱  
臣謂魏徵玄齡王珪挾私濫考何得阿黨固  
執言不可推徵答云玄齡王珪俱是國家重  
臣並以忠正任使其所考者既多或一兩人  
不當祗是見有左右終非心有阿私若即推  
繩不相信任此事便不可信何以堪當重委  
假令錯謬有實未足虧損國家窮鞫若虛失

委大臣之體且萬紀每日常在考堂必有乖違足得論正當時鑒見一無陳說身不得考方始糾彈徒發在上嗔怒非是誠心為國無益於上有損於下所惜傷於正體不敢有所阿黨遂釋不問

侍宴於丹霄門

太宗宴於丹霄門樓極歡長孫無忌奏稱王珪魏徵昔在東宮臣等疾之如讐豈謂今日並坐而宴太宗曰魏徵等既能盡心所事當特誠亦可怒朕能拔擢用之以至今日足謂

無愧古人酒酣太宗謂曰徵每諫我不能得即嗔公等知否公對曰臣諫不得實未有喜亦不敢嗔太宗曰君若不嗔何因臨時不應公對曰臣以事有不可所以進諫若不從輒應便恐此事即行太宗曰當時且應更別陳論亦何為不得公曰昔舜戒群下汝無面從退有後言若臣面從陛下方始別陳此即退有後言豈是稷契事堯舜之意太宗大笑曰人言魏徵舉動踈慢此實不然朕但見其所為只覺婉媚耳公拜謝曰陛下導之使言臣

委奠之說金卷五  
四  
所以敢諫若陛下不受臣豈敢數犯龍鱗太  
宗曰史官須記此言

論止足之分

公頻論止足之分太宗未之許公曰群臣委  
任既久許其避退權用之次觀其能否既得  
預察群才又無獨任之謗使善人得進長庶  
讓之風若能行之於今足為將來永法太宗  
曰信如公言然論者猶有同異待至京下當  
別議

太宗謂侍臣天下安寧

太宗謂群臣曰為政者豈待堯舜之君龍益  
之佐自我驅使魏徵天下乂安邊境無事時  
和歲稔其忠益如此先是將發十六道黜陟  
大使畿內道未有其人太宗親定之問房玄  
齡等曰此道事最重誰可先使右僕射李靖  
對曰畿內事大非魏徵莫可太宗作色曰朕  
欲向九成事亦不小寧遣魏徵耶朕每行不  
欲與其相離者適為其見朕是非必無所隱  
今從公等語遣去朕若有得失公等能止耶  
乃令李靖克使公從往九成宮

太宗御西堂宴集

太宗坐於丹青門外之西堂引公及右僕射李靖中書令溫彥博等入宴言及群臣才行謂靖等曰朕自爲王至於今日官人或上書獻計勸朕爲善者多矣日月稍久官職漸大志意即移言論漸少無不哀倦唯魏徵與朕爲善官職益高志節彌厲見朕一事失所甚於已身有過朝夕孜孜終始如一自立以來唯見此一人而已是以敬之重之同於師傅不以人臣處之其後每謂房玄齡等曰魏徵

被我拔擢特異其報我亦深矣君與我契闊艱辛多歷年所勞苦之極人莫能加然自即位以來輔弼我躬安我社稷成我今日功業爲天下所稱君不得與魏徵比矣

文德后載誕侍宴

文德皇后誕公主月滿宴群臣於丹青殿太宗命公圍碁賭公再拜曰臣無可賭之物不敢煩勞聖躬太宗曰朕知君有物不須致辭公固言無物堪供進者太宗曰朕知君大有忠正君若勝朕與君物君若不如莫虧今日



遂與公碁纔下數十子太宗曰君已勝矣賜尚乘馬一匹并金裝鞍轡勒仍賜絹千疋

### 進五代史

武德中公與侍中陳叔達中書令蕭瑀左僕射封德彝太子詹事裴矩等同奉詔分修魏梁陳周齊隋六代史侍中已下各居權要既不相統攝撰者無所稟承事歷數年竟無次序貞觀初公為祕書監乃奏停後魏而修梁以下五代奉勅遣祕書丞令狐德棻祕書郎岑文本撰周史前中書侍郎顏師古給事中

孔穎達撰隋史著作郎姚思廉撰梁陳史中書舍人李百藥撰齊史師古徙職以許敬宗代之公受詔總加修撰裁定去取咸資筆削多所損益務在簡正隋史序論皆出公手梁陳及齊各為總論梁史六秩五十六卷陳史四秩三十六卷周史五秩五十卷齊史五秩五十卷隋史六秩五十五卷奏之時稱良史加左光祿大夫進封鄭國公賜物二千段

### 讓左光祿大夫

公詣朝堂抗表讓左光祿大夫附崔確奏稱

臣在隋朝備經喪亂如臣流輩死亡畧盡臣  
得奉太平又特蒙拔擢恩澤既深唯思報效  
但臣先有眼疾比加風疹轉加增劇天縱陰  
晦數步之外全不見人倉卒轉動即覺心識  
悶亂方今天下無事英彥如林無容痼疾之  
人久在樞近非但不可更加二品仍乞解侍  
中之職授臣一二品散官不離左右足申愚  
見拾遺補闕非敢虛飾此實臣志願太宗令  
崔敦禮謂之曰國之安危資於輔弼得其人  
則日隆日化失其人則敗不旋踵公寬以接  
下忠以奉上朕無有乖僻公未嘗不言社稷  
安危唯公是寄假使公全無兩目猶當昇公  
置於左右朝夕諮詢況公所患非重便欲拂  
衣高蹈匪獨乖於朕意僉議以為未可

太宗移舊閣

太宗謂侍臣曰我疹病移一舊閣伊乃謗我  
作望陵臺公等須為我鞫問取謂楊師道曰  
卿道姜行本作處用十車銅聞誰道師道奏  
曰魏徵道太宗問公曰何以生此公不應太  
宗再三問對曰道十車銅是諫爭語臣若道

姓名某即是訛謗必不益聖德太宗曰我有  
事皆向卿道今卿乃爲在下不向朕道是朕  
盡心向卿卿不盡心向朕也因令御史引出  
鞠問之乃謂治書侍御史杜正倫曰朕於天  
下亦是有功每至祠祭雖不親行常心懷悚  
懼魏徵於朕非義從府臣朕於罪人之中擢  
與富貴得朕借問遂有所隱朕事天即能畏  
敬魏徵即事便不盡心昔蕭何有大功於漢  
家祇爲請上林地漢高祖尚繫械之計魏徵  
勲庸豈得與蕭何爲等朕爲其能諫爭遂寵

遇至此乃恃寵自驕朕昔問房玄齡事答云  
不知徵當即奏稱豈有人臣報主得有所隱  
朕今借問便不盡心遣御史推問乃負氣作  
如此行步若朕兒能諫爭還作此驕慢亦須  
撲殺朕到伊上豈有顧惜看伊意况似國家  
不得伊時即不得理古來帝王未有魏徵亦  
得爲化在朕今日何藉魏徵勅杜正倫速按  
問公附奏稱此閣初移臣等面奉勅旨本爲  
避濕所造不多但衆庶無知或有謗議臣初  
聞望陵臺名即欲內奏仍共揚師道平章云

此名必是浪語若出閭閻各百姓自然不惑師道語臣有便即奏至尊聽其與說不願即顯姓名非是欲私其人故隱不道陛下深居九重細事不可親見臣作股肱耳目非問無由得知臣數日前見少府監官某乙問訪比來作司事務多少云更無造作事亦不多但北門造閭處須釘鑠甚急恐少使須市供作司唯恐闕乏獲罪臣即語云移一舊閭費用幾何報臣云雖是舊事料理釘鑠須十車五車臣即向師道說前日面奉進止所造蓋亦不

多役人又是丁匠何因人有此語師道共臣平章只是至尊每事存養無所造作人見小事即以為多百姓不可家至戶說那可彰其言語遂釋不問太宗御百福殿公奉謝太宗令韋挺謂之曰卿罪重於千鈞朕任卿使卿踰於管仲自近代以來君臣相得未似今日昨問卿事遂隱不言朕今思量深可恠恨向若遂即不道終不與卿相見欲論十年任使一朝遂失朕意可不惜耶賴卿出外列其姓名朕錄卿忠誠所以不責公對曰臣本九

泉下人蒙陛下拔擢職在樞近已經十年情有所守昨日遂被聞奏罪合萬死陛下平一海內愛養生人天授明德情存至化軍國機務皆出聖躬臣承受不暇有何功績昨日若死今日無由奉見聖顏

太宗即位有上書者

太宗謂長孫無忌等曰朕躬即位之初有上書者非一或言人主必須威權獨運不得委任群下或耀兵振武威懾四夷唯有魏徵勸朕偃革興文布德施惠中國既安遠人自服

朕從其語天下安寧絕域君長皆來朝貢九夷重譯相望於道凡以此等事皆魏徵之力也朕之任用豈不得人公拜謝曰陛下聖德自天留心政術臣以庸短承受不暇豈有所益

太宗幸積翠池賜宴賦詩

太宗幸積翠池賜貴臣宴太宗曰今茲年穀既登邊方靜息因此曲辰隙與公舉酒酒酣各詠一事公得西漢其詞曰受降臨軹道爭長赴鴻門騑傳渭橋上觀兵細柳屯夜宴經栢

谷朝遊出杜原終藉叔孫禮方知皇帝尊太宗曰魏徵所言必約我以禮此語意極好特宜記錄

皇孫載誕侍宴

皇孫載誕太宗幸東宮置酒極歡群臣等奏稱皇子多已長成而陛下初未有孫今者東宮先誕首嫡此卜代之休徵無疆之美慶也率土蒼生莫不并舞百官等喜躍特百常情太宗曰君子抱孫不抱子此是社稷之慶公等又助朕盡飲朕安得不一喜酒酣太宗召左僕

射房玄齡及公於御床前地席謂曰貞觀已前從朕平定天下夷凶剋亂周旋艱辛玄齡功勳何所與讓太宗自解佩刀以賜之又曰貞觀以來盡心於主獻納忠讜國安人利犯顏正諫斥朕之違唯見魏徵一人古之名臣何以加此又解佩刀以賜之

上數戴氏禮

戴氏禮并為注解二秩二十卷上之詔曰禮經殘缺其來已久漢代戴聖爰記舊聞古今所宗條目雜亂先儒傳授多歷年數咸事因

循莫能釐正特進鄭國公徵文高翰林學綜  
冊府服膺典禮有志討論乃依聖所記更事  
編錄以類相從別為編第并更注解文義粲  
然遂得先聖微言因茲重闡後之學者多有  
弘益宜付祕書仍令繕寫賜皇太子及諸王  
各一本并賜物一千疋

論十六國諸主優劣

太宗與群臣論及十六國諸主優劣太宗曰  
符永固何獨為所稱房玄齡對曰為仁使得  
人則見稱無其人則不見稱當時為有王景

畧太宗謂群臣曰此猶朕之有魏徵公拜謝  
焉

豫章公主薨

豫章公主薨公奏自豫章公主薨逝陛下久  
著素服群情悚慄咸不自寧臣聞古之王者  
絕於菽服此乃前書典禮列代舊章陛下發  
上聖之慈深下流之慟素服以來遂經旬月  
悼徃之義足為加隆伏願割無已之痛從先  
王之禮改御常服以副群下之心臣濫蒙重  
任不敢寢默太宗從之

太宗以公比諸葛亮

太宗謂侍臣曰魏徵何如諸葛亮岑文本對曰諸葛亮一國之政內外寧安又行師用兵威動勅敵見稱今古魏徵雖未事事盡兼至於憂國如家忠言正諫朝夕孜孜古人亦無以加也太宗曰魏徵懷忠奉國蹈履仁義唯以道德為務無所欺負執持朕躬必欲致於堯舜之上諸葛所行無以過也所不如者行師用兵耳

太宗謂侍臣自知者明

太宗謂侍臣曰自知者明人不能善鑒已過知善為文章工諸技藝皆自為已善他人不及若良工商畧文匠詆訶蕪音拙向往然而有又譬傳母養子頰面豫飾乃堪見人若櫛髮必須明鏡覽其形容以覽善惡以此而言人君亦須得斥諫之臣道其愆過即其為政無大乖違一日萬機一人聽斷細微差僻安能盡美唯有魏徵隨事諫正多中朕失其進喻啓沃有同明鏡分明善惡瞭見已形既數殮嘉言安得不喜太宗因舉觴以賜房玄齡



高士廉等數數勵之

辭太子太師

皇太子承乾不修德業魏王泰寵愛日隆內外庶僚咸有疑議太宗聞而惡之謂侍臣曰當今朝臣忠謇無加魏徵我遣傅皇太子用絕天下望遂命草詔謂侍臣曰其辭乎皆曰徵昔為侍中卒以退讓儲傅之重恐必不當太宗曰徵識吾此意將不固辭矣及詔下拜為太子太傅公自陳有疾太宗謂之曰太子宗社之本須有師傅故選忠正以為輔弼昔

周幽晉獻廢嫡立庶有國行此國必危有家行此家必敗如漢家幾廢太子賴四皓來助乃始得安我今賴公即其義也知公疹病可卧護之公乃就職

手詔問疾

公疾太宗手詔曰不見數日憂憤甚深自顧過已多矣言已失矣行已虧矣古人云無鏡無以鑑鬚眉可謂實也比欲自往恐勞卿所以使人來去若有聞知先後可以信來具報公奏曰堯舜率天下以仁而人從之桀紂率

天下以暴而人從之下之所行皆從上之所好今大臣進一人則疑其意故拜一人則疑其奪權欲遣其人若為展力所以契闊艱辛同其生死聞一人之言即謂可信新來言者何以明其無私又奏曰古者雖犯重罪君上每言寬宥必不獲已方始加刑且人君之威甚於雷霆今欲加其罪則理外誣造將宥其過則法內曲辭欲求刑必寬平吏不嚴酷不可得也又奏曰帝王所重在乎定君臣明父子正夫婦三者不亂然後內外安寧比見第

子陵師奴婢忽主下多輕上皆有為而來斬不可長又奏曰君子有諸已然後求諸人無諸已然後非諸人所藏於身不怒而能喻諸人者未之有也今臨朝堂以至公為言退而行之乃未免私僻之事或恐有所不便聞於在下即橫加威怒以掩塞之欲人不知莫若勿為欲蓋彌彰掩之何益帝王大如天地信如四時諸葛亮小國之臣猶能開誠心布公道今之為政未能平心亦虧公道心所愛則雖僻不以為非心所嫌則雖正不見其是居

人上者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今每發言常疾私相請託或至小事自所未免上為下效理必然也雖加之以罪必不心伏太宗稱善

手詔重問

太宗手詔曰近來疹病何似漸得可未卿患日久言面已賒理國立家方知難耳比日自為勞思委頓始驗任人則逸自任則勞非虛言也此懷公想知之可以意得書何盡心畧而言耳

賜殿材為起堂

公宅內無堂太宗常欲為營造公謙讓不受太宗慮公疾甚乃以小殿材為造馬五日而成仍遣中使齎素屏風素褥几案床等就賜之遂其所尚也公附表陳謝太宗手詔曰觀卿書不如尋常憂惋之情切朕懷意處卿至此當為橫濟黎元經圖達化耳豈為朕一人而已何事果來相謝

太宗親臨喪

公疾亟太宗幸其第宅因屏人而語明日降

手詔曰觀卿形甚憂悶昨語深慰昨坐久何似但得眠即無苦以卿有古人之風今送被二張勿辭也太宗又幸其第公命加朝服拖紳以見太宗撫之流涕問所欲言公對曰妾不恤緯而憂宗周之亡乃拜其子叔玉為朝散大夫并賜牙仍遣左屯衛中郎將李安儼夜宿公第動止輒奏皇太子亦再幸其第對之流涕公薨死夜太宗夢公若平生及朝而奏之太宗趨臨赴哭之甚慟廢朝五日皇太子亦於西華堂舉哀悲不自勝諸王及文武百

官諸州計吏九品以上皆赴喪所詔贈司空相衛黎魏洛邢具七州諸軍事相州刺史謚曰文貞給羽葆鼓吹斑劍四十人賻絹布千段米粟千石陪葬昭陵因車載柩無文彩之飾申其宿志也

邢字下恐有關文七州諸軍  
事相州刺史二史云相州都

### 太宗幸苑西樓觀葬

公葬日勅京官文武九品以上及計吏並送至開遠門外太宗幸苑西樓望哭盡哀令晉王宣勅祭之太宗因望送作詩曰閶闔總金

鞍上林移玉輦野郊愴新別河橋非舊餞慘  
日映峯沉愁雲隨蓋轉哀笳時斷續悲旌乍  
舒卷望望情何極浪浪淚空泫無復昔時人  
芳春共誰遣御撰碑文及挽歌詞仍親爲書  
太宗思之不已遂登凌煙閣觀其畫又賦七  
言詩送靈座焉其辭曰勁篠逢霜摧美質台  
星失位天良臣唯當掩泣雲基上空對餘形  
無復人

### 太宗臨朝詔群臣

太宗嘗臨朝謂侍臣曰夫以銅爲鏡可以正  
衣冠以古爲鏡可以知興替以人爲鏡可以  
明得失朕常保此三鏡以防已過今魏徵殂  
逝遂亡一鏡矣徵亡朕遣人至宅就求其書  
得遺表一紙始立藁草字皆難識唯有數行  
乃稍可分辨云天下之事有善惡任善人則  
國安用惡人則國亂公卿之內情有愛憎憎  
者唯見其惡愛者唯見其善愛憎之間宜詳  
審若愛而知惡憎而知善去邪勿疑任賢勿  
貳可以興化矣其遺表如此何必在多在朕  
思之恐不免斯事書於笏知而即諫也

魏鄭公諫錄卷第五

是書字畫之疑偏旁之誤  
呼吸之譌莫不讐正至若  
闕文非史有所證則姑存  
其舊不敢增損蓋春秋夏  
五郭公之意也茂陵馬萬  
頃敬書

右魏鄭公諫錄五卷唐藝文志以爲魏  
徵諫事司馬文正通鑑書目以爲魏元  
成故事蓋一書也鄭公事太宗以諫爭  
爲已任前後二百餘奏無不剴切當帝  
心世徒聞其語而見於史纔斑斑焉至  
於問對之辭徃徃畧去間有登載或文  
之太過其君臣之間相與以誠不事形  
跡徃復難詰而詞語無所緣飾則於是  
書乎見之是爲有補世教不可以不傳  
陳叔進舍人得本以屬予客馬

叔度校正凡謬誤一百四十五字刊于  
齋淳熙己亥十月上澣吳興李

魏鄭公諫錄卷之五

重刊魏鄭公諫錄後序

唐魏鄭公諫錄凡五卷首有

目錄卷一卷二曰諫共四十

一事卷三卷四曰對共六十

二事卷五則奏對宴飲辭讓

喪葬等雜事凡二十有七末

有跋語二一為茂陵馬萬頃  
一為吳興李名中云陳荆進  
舍人得此本以屬予客馬荆  
度校正紀年為淳熙己亥今  
刻本為皇甫春官世庸所藏  
侍御曾公按節之暇見而閱

之嘆其久無傳也屬郡守林  
侯思紹翻刻之自序于首命  
啓志其後嘗見文獻通考有  
陳氏謂此錄為高宗朝尚書  
吏部郎中琅琊王綝所編所  
謂荆進者非即其人邪李之



名無可考其稱馬牀度則萬  
頃字也但唐時書無刻本牀  
進所得本不知何時或者抄  
本亦未可知淳熙己亥為宋  
孝宗年號迄今

皇明正德丁卯凡三百三十年

紙敝字脫幸為皇甫君所收  
一旦賴公之力復傳於世使  
人得見魏文貞諫事之始末  
豈不亦一快哉蓋公以博實  
之學經濟之才方當諫諍為  
職林侯亦嘗職諫有聲者必

皆欲堯舜

君民自任豈特景仰文貞而已  
因為詳次其卷目及編刻時  
代且綴公之德而侯則附見  
云

賜進士奉議大夫福建等處提

刑按察司僉事致仕前監察  
御史蘇人杜啓序

卷之八

--	--	--	--	--	--	--	--	--	--



